

政协璧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璧山文史資料

第二十二輯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璧山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主编：张效和

主编：邓启云

政协璧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9年12月印刷

(内部资料)

开本：32开 字数：12.4万字 印张：8.75 印数：800册

目 录

三反回忆

- 三反运动打老虎亲历记 周天浩 1

三年灾害

- 对璧山旱荒的回忆 张名源 8
忆三年灾害 胡廷森 12
谎言 王少谷 17
大路公社三年灾年回忆 赵昌合 25
消肿 杜登泰 32
吃伙食团 杜登泰 36
饥荒年辰求生存 明家才 39
灾年养殖小球藻 明家才 45
回忆灾年三事 明家才 49
为肿病医院挑煤炭 明家才 54
民歌《喜雨》 邹顺荣 56

文革轶事

- 十年浩劫锁记 王少谷 59
璧师广场争看电影踩死十八人记 胡廷森 75
历反分子候选人 王少谷 77

回忆知青

- 河边茶场知青点始末 罗昭培 79

来凤史话

- 古镇名驿来凤与大佛寺 邓启云 82

青杠话旧

- 花蕊夫人与五绝碑 邓启云 89

- 建文皇帝与佛荫寺 邓启云 95

- 古佛洞仙尸与蝙蝠奇观 邓启云 99

抗战史料

- 抗战防空洞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邓启云 103

- 倭寇塚与璧山惨烈空战 邓启云 111

人物轶事

- 晋代义烈柏姑留芳断魂崖 邓启云 119

- 高逸处士魏野、魏闲 邓启云 125

- 回忆大胆书记两件事 王少谷 129

- 奇联高手车光度 王少谷 134

璧山史话

- 陈峻墓与明玉珍三聘陈德荣 邓启云 138

- 张国福、曹灿章农民起义军战璧山 邓启云 142

- 解放璧山亲见亲闻记 张名源 158

- 田慎珠、李鹤松牺牲与七女干脱险补谈 张名源 162

毛泽东、周恩来与璧山天然气开发 邓启云 167

璧山风物

天池桂寺	邓启云 169
迷人仙境茅菜山	邓启云 177
览胜探奇梅井山	邓启云 192
缙云后山云封寨	邓启云 205
陡滩口翰林瀑与高洞虎啸瀑	邓启云 213
正兴黄岭万鹭林	邓启云 217
仙姑岩下美女坟	邓启云 221
凤山埋忠骨黄梅浮暗香	邓启云 224

名胜古迹

远古人类遗址神女洞	邓启云 229
八塘清代李氏节孝坊	邓启云 233
金剑山节孝德政摩崖碑群	邓启云 236
定林林氏宗祠	邓启云 240
漫话马坊桥	杜登泰 243

三反运动打老虎亲历忆

·周天浩·

1951年12月初，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就是人们简称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组建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及“三反运动办公室”。12月21日璧山县的增产委成立后立即展开了工作，首先召开全县机关干部会议。该次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带头作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犯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县领导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暴露，不怕丢面子，同时号召群众大胆揭发批判他们，帮助寻找不足，并约定下次开大会时专门来听取群众意见。各单位听了县领导的检查后回去立即开会，连夜布置叫每个人都准备发言，各抒己见。单位会议将群众意见整理成若干条款，在县第二次干部大会上讲。县委书记和县长全神贯注地听并认真记录群众代表发言。由于人多，意见多，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各单位的发言才告结束。而后各单位又开全体职工大会，单位领导作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我所在的税务局由肖局长先作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群众对他有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意见不多，但却引出了三反之外的个人婚姻问题。

他那时快四十岁了，十四岁时在山东老家就与一位与他大两岁的小脚女人结了婚，早生的两个男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老肖到璧山后，当上局长，生活安定。但他看到局里的女同志年轻貌美能歌善舞，思想上就起了波动。由于老婆不愿离婚，老肖工作起来愁眉苦脸。他检查思想时，就大胆地暴露了自己的苦闷婚姻及由此影响了工作的错误。群众发言给他提意见就以婚姻苦闷问题大做文章，把他的私生活上纲上线，结果三反就轻描淡写地过了，草草收场。

县局两级领导自我检查后，普通干部开始人人自我检查过关。前两次大会内容主要是反浪费和官僚主义，人人检查批判重点是反贪污，这是三反运动的主攻方向。1952年2月，反贪污时又提出打老虎的口号。当时许多人想，大家都是革命干部，谁是老虎，到哪里去捕找老虎？此时县机关分成7个打老虎追赃队，打老虎有个不成文的暗中操作公式，即山高林深必有虎，灌木草丛无虎但有黄鼠狼，意思是指大经济单位必有大老虎，小经济单位也有小老虎或豹子与黄鼠狼。那时的指导思想是凡经济单位中就有老虎？常在河边走，岂能不湿鞋？天天与钞票打交道的人双手能干净吗？群众根据这些推论就大胆的在单位假定老虎，大胆猜疑谁是大小老虎。目标找到了就猛追猛打，进行批斗，最终捕抓一批大小老虎获取胜利。

人人检查批判一开始，凡县委县政府怀疑某处藏有老虎就派专人去督促指导打虎工作。如派财政科长韩乐三进驻税务局

兼管邮电局、百货公司、县卫生院；派秘书科长张通德进驻银行兼管花纱布公司、粮食公司。因为我是税务局负责向县委书记、县长等提意见的代表，我发言声音大，批判时提意见大胆，韩乐三认为我是个炮手，就找我谈话：“你要马上过关，错误也是有的。”第二天上午，他把我和税务局（包括酒类专卖局）的另外十多名青年叫到文化馆单独开会，叫我带头在会上发言表示平常工作错误多，失误多，希望大家批判我，今后在三反运动中积极工作，锻炼自己。我发言后，韩科长肯定说：“周天浩可以过关了，不追究以往的错误。”会后立即成立税务局三反工作组共五人，我任组长，其余四人为杨禾芳、朱南勋、尹明祥、曾 XX。此后，韩科长站后台，我站前台，税务局天天开会斗老虎就由我主持，打谁斗谁就由他头天给我说明。我当时揣测领导们搞三反工作功利心切，急于求成，局是收钞票的单位，天天数钞票必是老虎成堆成群的地方，就要多抓几只又大又肥的老虎，好向上级交差请功。税务局开第一次群众斗争会时，韩科长给我说：“今夜斗董建隆。”董建隆是山东人，解放前在璧山华西实验区工作，1950年3月1日丁家成立税务所他任代理所长，妻子朱玉琴任会计。1950年初我到来凤税务所工作时，董建隆回县交款，来凤税务所就是他从丁家到县城的落脚站（当时步行无车），因此我们常会面，友情很深，比较了解，他怎么会是贪污老虎呢？当夜税务局把他作为第一老虎批斗，我心中忐忑不安，十分难办。不斗他我就会被打成右

倾老虎，斗他从良心上又过不去！但在那时，运动的风浪中只能前冲，不敢后退。斗董建隆时，他交待问题，扭扭捏捏语言不清，说山东话四川人听起费力，一群青年干部蜂涌而上对他推拉打骂。尹鸣祥、徐达贵、陈玉华等人曾是土改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他们心不软手有力，董建隆只有嚎叫痛哭。我心知董是受冤屈但不敢公开帮他，就叫把董建隆捆起来，待众人散开后把他带到办公室坐着写书面交待，然后放他回寝室去，使他少吃了许多苦头，实际上暗暗地帮了他。其他干部睡觉后，我到董的寝室去，见他们夫妻二人牵着手在伤心地哭，我劝他忍住吃点苦，以后尽量设法不开大会斗他。接下来韩科长又命令开会斗争了刘式哲、邹兴茂等人。我当时凡是看到批斗中用武过猛至人肉体过份难受时，就叫人把被斗者抓起来，送到县府班房去，这样就减轻了受害人的肉体受折磨。第三次夜里会后，韩科长来收汇报开小会时，陈玉华突然来报告罗安治、蔡君仁、张文远等人在开小会商讨对策。韩科长一听火冒三丈，认为这是特务活动，立即命令抓特务。尹永祥等人一哄而去，把罗治安捆起来问他暗中搞什么活动？罗说：“我们说的是日子不好过，其它没说什么话。”罗安治曾任过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解放后留用任税务局监察股长。韩科长说他是双皮老虎，除贪污外政治上是反革命分子，是个政治老虎，就把他送去县府关押。第四夜斗老虎时，韩科长给我说：你带十多人出征到邮电局去帮助打老虎。邮局李局长是个大老虎。解放时期兵荒马乱，

大官、商家，把金条、大洋、首饰等寄进寄出，包裹寄出人与收件人变动很大，有人去了台湾，有人死亡，邮局的人就把无人领取的包裹黑吃了。邮电局人少，斗争火力不猛。你们去分成两组轮翻批斗，疲劳轰炸，打破他的思想防线。就象挤牙膏一样给我挤出金条，挤出银元，挤出首饰来。你们去用力打“金老虎”。说后韩科长就带领我们到了邮电局。开会时，他作了个开场白讲话，然后就走了。我们十多人遵照他的吩咐，就轮流斗金老虎。李局长拒不承认，辨说包裹发和收都有记载，中间经过的站局也有记录保证没有私吞款物，如有私吞愿用生命担保。但搞运动是不依你辨说的，大家将他批斗一番，向他挤牙膏，希望挤出金条、大洋。挤到午夜两点钟，我们自身感到疲劳，就主动撤退离开了邮电局。第二天，有消息传来，昨夜我们没有打出金老虎、银老虎，却打到了一条“死老虎”。原由是当我们众多人吼斗李局长时他的老妈妈吓慌了，就在屋内上吊死了。后来邮电局李局长的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但税务局的打虎却仍继续往下进行，一共斗出五、六个。一天韩科长通知我晚上斗罗安治的会改为下午开，因为刘致中县长要参加会议。会议召开不久，刘县长来了，我们请他讲话，他重要的一句话是说罗安治是个双皮老虎，要老老实实的坦白。他走时我送出门外他又补充说：“刘青山张子善已经杀了，我们也要杀两个，你准备刘先诚和罗安治的材料。”我听了心中一震，猜测运动快到高潮了。刘先诚原是河边乡旧乡长，解放后镇压

反革命运动时旧乡长多在被镇压之内，但他侥幸过了关，我想这次他难于幸免了。

事有偶然，物有骤变。三反运动出人意料竟峰回路转，悄悄地开始了变轨。韩科长也不布置打谁不打谁了，也不叫清脏追脏了。我每天照样开会，那些没检查与没过关的人虽仍在检查过关，但转为不武斗不吼叫了，致使后面检查过关的人轻松松的就过关。有一天夜里，我去肖局长寝室，韩科长正与他谈话，其中谈到：“三反运动开始，毛主席夜夜亲自听各省市回报，掌握运动进展情况。后来有一夜，毛主席说了一句话‘运动仍旧照此进行下去必有恶果’。不久，运动就降温了。”

此后，县的三反运动虽没有宣布结束，但慢慢就往结束方向转变了。韩科长到税务局处理陈仿陶、邓萝淑、张文远、罗安治、刘世缨、蔡昌儒、董建隆、朱玉琴等人，叫他们自动回家。定刘式哲是大老虎，说他贪污几个亿（旧币）。韩科长叫我去定案，仿照法院审批规矩进行。我问刘答，刘制作记录。我心知刘贪污了几亿是被逼乱说的，就有意暗示刘翻供不承认。可刘世哲还不知三反已经降温了，他怕被斗打就不敢否定，仍然冤认贪污了几亿，就被定案为机关管制，调到粮食局打杂。在运动中有依风人胡正中，原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矿冶科学生，地下党员，也被打成老虎。后来他发现了三反降温秘密，就坚决翻案上告到中央，最后把他调到贵州省遵义矿业局。1956年，他进四川大学化学系读书，1957年大鸣大放时在学生大会上大

胆发言，讲出自己在三反中吃的苦头，就被划为右派放回农村老家，1978年才彻底平反。三反后期，有的“贪污分子”敢于翻案，如平反后调来税务局的有两人，其中胡文灿是北碚澄江镇人，三反前任璧山县委生活会计，负责发工资，买办文具，管伙食账。他天天领钱发钱，县委单位几十人只有他一人常在河边走，领导就认为他岂能不湿鞋。数十人天天夜里斗他，把他打成了老虎。三反降温后，胡把账目全部理出来，反问哪笔钱是不清楚？结果这只一清二白的“老虎”一下变成了良民，被调到税务局当会计。另外一人是三反时被辞退的吴子勤。他是重庆市唐家沱人，解放前志诚中学高中毕业生，曾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解放后随地下党人来璧山参加革命工作，三反前任正兴区文教助理，手上没经过一分钱，却被打成了贪污分子并被“开除公职”。经他竭力申诉上告到中央，得到平反。

对璧山旱荒的回忆

· 张名源 ·

儿童时，每逢吃饭，如果有饭粒撒在桌子上，祖母就会说：“不要撒饭，粮食宝贵得很，甲申年（1884年）栽插不下，大春无收，大户囤积居奇，穷人饿死不少；甲寅（1914年）乙卯（1915年）大天干，禾苗不生，草木枯死，穷人挖草头、树根、观音米（白泥巴）吃，也饿死了很多人。”因为年纪小，没有亲身经历过，左耳进，右耳出，迷迷糊糊的就过去了。

到了8岁那年（1936年），璧山连晴40天。为了求雨，关了南门（因为南方方位是丙丁属火，把火门堵死）。又禁止杀猪卖肉（人云天旱是老天爷惩罚人类杀牲多了，用吃素食来求天老爷下雨）。已经缺水了，还要用黄荆条扎成一条龙来玩。人信龙是行云降雨的神，求它到东海去把雨带来洒落人间。作了很多求雨的办法，结果还是该降雨的时候才降下了雨。这年的米价高涨，穷人只有跑到山上去挖蕨基头、葛根吃，另外芭蕉老壳、山花、野草也找来充饥。最可笑的是说观音菩萨送来观音米（白泥巴），许多人都去挖回来团成圆圆的煮来食，虽能暂时饱肚子，可食后解不出大便，反增加了痛苦。之后从抗日战争起到解放后的大办钢铁时，没有大的旱灾。

1958年，成立公共食堂，人们说的“敲钟吃饭，盖章领钱”的所谓低级共产主义风刮遍全国，这年的粮食特别丰收，红薯

更是高产，很多烂在地里。秋播强调密植，小麦改点播为条播，一行一行的撒在土中，出土后的麦苗密密麻麻的，有的长出来就被挤死了，没有死的，虽然抽出麦穗，每穗仅结了几颗麦子，几乎种子都收不回来。1960年，小春失败了，紧接着就是大春栽插，并未吸取教训，继续瞎指挥，秧苗要按35、36的规格密插。行矩的宽度难掌握，叫木工赶制“栽秧尺”，已按斗口、稀大窝种下的都扯起来重栽过，所有水田插秧，全省要一个样。有不按规定的，不管你是哪级干部，在田坎上就可以撤销你的职务，叫做“火线上整风，处理问题不过夜”，恰恰应了古人说的“有收无收、栽齐立秋”。栽下去又遇天旱，一干就是连续三年（59—61）新粮无收，陈谷也奉调解决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的居民口粮，加上全国各地农村以生产队、城市以居委会（璧城各居委会的公共食堂是1960年7月办的）为单位办1至多个公共食堂集中吃饭，本不够吃的粮食，还要被炊事员、事务长和有关领导多吃，就吃得更少了。这时又应了一名话：“整烂就整烂，整烂了好朝贵州搬”。跑贵州去搞粮食的随处可见，在贵州定居的人也不少。璧山这三年人口负增长。1958年人口为407122人、1960年下降为385165人、1961年为367183人，三年减少38939人。到1965年才达到413439人。（据《璧山县志》1996年版107页）。

三年自然灾害，除了缺粮还缺油糖，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全国各地都建有水肿病医院。笔者当时在四川省盐边县工作。于1960年3月第三批下放到二区苍蒲乡杂格村劳动锻炼，兼

管公共食堂和碾米房（还好，未住牛棚）。该县的农民不但不缺粮，还抢修了一条 100 公里长的三级公路，于 1962 年元旦通车。由四川省运输公司 6 队、8 队、14 队、15 队的汽车源源不断的运大米到成都。但是粮油照缺，农村和城镇人口有得了水肿病的人，进住水肿病医院（我父母也不例外）。

笔者于 1961 年 12 月请假回璧山接家属，坐汽车到了石棉县住宿，在这里吃饭发生了变化，除了给钱、给粮票还要出示证明。卖票的人把一个“已供应”的条章盖在证明上，又用笔写上年、月、日和早、中晚餐字样才还给你，限你不能去重吃。到了璧山，因为父母患水肿病已去逝，只有到狮子莲花村岳父家去住宿，吃的是谷沙饭（谷未去壳春（chōng）碎后和糠一起吃），比吃野菜好。幸好我爱人有两个叔叔在重庆工作，去那里找一些搭伙卷（重庆市辖区内的专用粮票）换回粗粮和副食带回来，算勉强度过了荒年。我的父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两老都是接近七十岁的人，吃集体饭，没有其它食物补充，所以得水肿逝世。在岳父家暂住了十五天，享受了这段时间的生活。

大约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到县里办迁移手续，中午在县政府对门的国营合作食堂吃饭，除了钱、粮票和在证明上盖章签字外，花五角钱吃了一份鸡肉，可算特殊待遇。又一次在璧山老车站公私合营友谊饭店遇上苏后来和他的两个妹妹，还有税务局的一个老同志共六人进店吃饭，服务员把饭菜端在桌上，我们还按平常的规矩讲礼让坐，服务员忙与我们打招呼：“注意！谨防有人把你们的饭端起跑了。”我们才各端一碗饭

边吃边谈，不敢大意。

那段时期，国营集体副食店卖的副食品没有平价的，只卖高价的，牌价一元多的五粮液瓶装酒，高价卖 10 元，一二角钱一个山麻饼或酥饼卖一元钱一个，还要收粮票。遍街更看不见有水果卖。我爱人家房前有一棵大核桃树，收获的核桃藏在家里都舍不得吃。有次到璧山用提篮装了一百多个核桃还用毛巾盖上，怕市管会的人看见被没收，还说你是搞投机倒把。从南街到北街，看见人就问要不要核桃，要的人先给钱后给核桃，一角钱一个，还未走到北街就卖完了，一共卖了 10 多元钱。

忆三年灾害

· 胡廷森 ·

1949 年 12 月重庆解放后，我从一所大学报考军大，1951 年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1954 年 8 月在山东转业。1958 年冬机关整风补课时被划“右派”，次年 6 月被“开除公职”，后回璧山老家务农 20 年，直到 1978 年 12 月才平反重回机关。

20 年中，先在山东农村劳动九个月，而后去东北“北大荒”，最后才返回四川璧山农村落户。初到农村，即遇上“三年自然灾害”，险些丧失生命，至今回憶仍心有余悸。

一、从我所见的川外灾情说起

先从山东说起。山东是老解放区，1958 年大跃进时搞得很“左”，饥荒也出现得早，1958 年冬已开始露头，到 1959 年春农村已开始流行肿病。此时我在农村虽然还有每月 26 斤原粮供应，但在大跃进的集体强制劳动中，仍是饥饿难当。无奈之下，只好弄来各种能下肚的代食品补充。山东这地方一马平川，能吃的代食品与四川大不一样。最初还能在市面买到大枣、南瓜、红萝卜等补充，后来买不到这些了就饥不择食的去吃榆树叶、槐树叶、桑叶、苕叶、野香葱、青麦苗、水生鱼草等。麦麸（fu）、豆饼、花生饼等算是高级食品。最难下咽的是桑叶，吃在口里又涩又滑，让人恶心。当时用少量的面粉，拌上代食品来蒸成菜窝头，比一般农民吃的还要好得多。因此我在 1960